

<<迷神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迷神引>>

13位ISBN编号：9787511324719

10位ISBN编号：7511324711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彻夜流香

页数：258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迷神引>>

### 内容概要

因为我们是神人，苍生在肩，所以不该有喜乐，连悲哀也不该有，长生的岁月难道不就是一盘指间的流沙吗？

也许只有像凡人那样戛然而止的生命，才能令人回想起来，岁月曾经锦瑟如华……只是你敢吗？司南女仙，像一个凡人那样活着？

他说苍生在肩，所以你我的缘份不过是沧海一粟。

辗转万年，他才明白沧海里的一粟可遇不可求。

她等了他六千年，才恍然要等的另有其人。

蓦然回首，他却已松开了指间。

他笑说长生如流沙，可我却只爱你一人。

她终于回头，他却已不再相信。

永不日落的墉城里花开不败，却不知是哪处飞花，乱入画卷，又迷了神的眼。

<<迷神引>>

作者简介

彻夜流香

曾任公司高管，也做过专业慈善，创作过不下二十本爱情类别的小说，文风温馨甜蜜。生活里是一个迷糊，爱电影爱小说，喜欢咖啡跟巧克力甜品，地道路盲，但酷爱旅行，去过十几个国家，经常为自己的钱包而发愁，所以爱我请支持正版。

作品多在台湾出版。

《月迷津渡?月迷系列》《东君问柳?月迷系列》《灰衣奴?月迷系列》《有风鸣廊》《下一站天王》《嫁入高门的男人》《叶加》《亵渎彩虹》《seven监禁系列》《荒欲星球》《雨林?黑色禁断系列》《欲海?黑色禁断系列》《疯沙?黑色禁断系列》《乱紫夺朱?西夏皇朝系列》《风流寄微?西夏皇朝系列之二》。

<<迷神引>>

书籍目录

- 引子
- 第一章 长生情薄如丝帛
- 第二章 一指风华
- 第三章 千年故人今非昨
- 第四章 风吹苍兰
- 第五章 春正
- 第六章 鬼府斯人如玉
- 第七章 红河之水
- 第八章 微紫甘露湖
- 第九章 看朱成碧
- 第十章 蜀山仙魔宴
- 第十一章 七道轮回
- 第十二章 人间炊烟
- 第十三章 裂锦
- 第十四章 魔界执亚王九尾狐
- 第十五章 冰火不相融
- 第十六章 妄言镜的真相
- 第十七章 花开遇春逢

## &lt;&lt;迷神引&gt;&gt;

## 章节摘录

引子 &ldquo;见鬼，墉城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rdquo; 两名打着竹伞的白罗裙女子打殿下的长廊走过。其中一名女子扫了一眼廊下，一名红衣的女子正披头散发地站在雨地里，她不知道在这里站了多久，整个人都湿透了。&ldquo;她怎么还没走？这都快站了一百年了！&rdquo;一名女子皱了一下眉道。&ldquo;活该，自不量力！&rdquo;另一名女子解恨地补充了一句。她们走下长廊，走到那红衣女子的面前，前头一个女子道：&ldquo;灶神女仙，娘娘大喜在即，你这样挡在殿前恐有一些不便，于你于娘娘，于整个墉城都不太好。&rdquo;另一个女子则呵斥道：&ldquo;司南，不要以为娘娘好脾气，你就在这里放肆！&rdquo;她拉长了语调，带着一种好笑的表情道，&ldquo;司南，我在墉城也有上千年了，一直听说你会成为一名帝后&hellip;&hellip;&rdquo;她掩着唇好像说了一句挺好笑的话，复又正色道，&ldquo;所以你该来的地方不是这里，上归墟站着去吧！&rdquo;前头一名女子见自己的同伴说话这么肆无忌惮，不禁看了她一眼，道：&ldquo;添香，你去给娘娘大殿里添炷香吧！&rdquo;添香不屑地看了一眼司南，掉头即去。前头的女子这才上前踏了一步，对淋得浑身湿透的红衫女子道：&ldquo;女仙，虽然添香说得不好听，但是你也别放在心上，我们娘娘要嫁的那个人，不过是你遗弃不要的&hellip;&hellip;天官曾经说过，仙路遥无止境，长生的岁月就像是指间流沙，所以对什么上心都是执迷不悟。&rdquo;&ldquo;我要见他！&rdquo;司南抬起头来，她的半边脸有一层淡淡的红印，令一张原本清透貌美的脸变得有一点不和谐，但她的眼神很亮，即使是在变了天的墉城天空下，也是亮得令人过目难忘。&ldquo;你！&rdquo;女子不禁皱了一下眉，她没有说话，因为身后传来了一声&ldquo;吱呀&rdquo;的开门声。大殿的门总算开了。&ldquo;红袖，你先去吧！&rdquo;有人这么说道，虽然声音很冷漠，但是很动听。白衣女子恭谨地弯了一下腰，连忙撑着竹伞翩然而去。司南看着那扇打开的大门，门内站着一名俊秀的男子，他有一些冷漠地看着她。这个时候墉城的雨更大了，打得司南几乎睁不开眼，但是司南却不能眨一下眼。因为眼一眨，他们以后所有的岁月，那些无穷无尽的岁月都会变成流沙。隔着重重的雨帘，司南问：&ldquo;你去跟别人成亲，你问我有一日会不会后悔？&rdquo;男子不答。司南拧着双手道：&ldquo;我一直都没跟你说&hellip;&hellip;我早就后悔了，你说过的，能令我高兴是你最大的愿望，假如我告诉你，我&hellip;&hellip;我喜欢你，你还会跟我回家吗？&rdquo;那男子稍微弯唇一笑，像是对这太晚到来的领悟微微有一点讥诮，道：&ldquo;司南，你这么相信我对着妄言镜说的话吗？你忘了，妄言镜，不过是我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rdquo;他长叹了一口气，道：&ldquo;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我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改变任何决定。&rdquo;之前不是因为你而到来，之后也不会因为你而离开，你走吧&hellip;&hellip;做你该做的事情，我记得后天你就该出嫁了&hellip;&hellip;&rdquo;他刚半转身，司南对着他的背影流泪道：&ldquo;随便说说，随便听听，是因为你觉得长生的岁月不过是流沙吗？&rdquo;

## &lt;&lt;迷神引&gt;&gt;

“那男子的脚步顿住了，他半转过身，冷漠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表情，像是在嘲笑：‘难道不是吗？’

熬了一个八千年，你已经知道下一个八千年有什么在等着你，没有任何惊喜，因为缘起缘灭，不过是因果轮回，既不能拒绝，也不能不接受……”他眼里透过一丝悲愤，道：“因为我们是神人，苍生在肩，所以不该有喜乐，连悲哀也不该有，长生的岁月难道不就是一盘指间的流沙吗？”

“他抬起眼帘，注视着司南，微微有一些嘶哑地道：‘也许只有像凡人那样戛然而止的生命，才能令人回想起来，岁月曾经锦瑟如华……只是你敢吗？’

司南女仙，像一个凡人那样活着？”

“他说完便将那扇大门关上了，他根本就不期待司南的答复。

再也不期待了。

司南的心好像疼得被人揪住了，完全无法呼吸，她就这样猛然从梦中惊醒。

阴冷的无妄殿中拘魂役还是那样无聊地拖着定魂钩飘来飘去，司南旁边一个女鬼道：“听说今天魔道又有人闯到鬼城来了，丰都大帝又宵禁了，今天我们闲了……”司南有一些茫然，梦跟眼前的场景轮番交替，她总算想起来了，她不过是一个无妄殿中干苦力的小女鬼，专门替拘魂鬼差将有罪之魂灵送下十八层地狱。

司南深吸了一口气，做一个女鬼真好，比起梦里那个女仙感觉好多了。

不曾负过谁，也不曾被谁负了，也不会因为日日惦记谁，而像是被鬼差们投进油釜中煎炸，又像是被刀锯地狱里的鬼差们拿着斧锯慢慢切割，那种深入骨髓般的疼痛即使梦醒了都记忆犹新，比起那个梦里的墉城女仙，司南觉得当一个地府里十八层地狱引魂的苦力要舒服多了。

旁边的女鬼又小声道：“他们有没有跟你说会给你什么好处？”

“好处？”

“司南有一些迷茫地转过头。

女鬼睁大了眼睛，殿门刚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女鬼的鬼样一吹，整张鬼脸就像是被拉长了一般，一张脸光剩下两个大眼眶。

勾魂鬼使一阵忙乱，嚷嚷着小心恶魔。

地府向来有雨无风，因为跟魔道相连，只有魔族带来的阴气才会像有风吹过。

风，在地府就如同战争的示警一般，风起，鬼差便会鬼鬼自危。

但这跟无妄殿里两个小女苦力显然没有关系。

女鬼调整了一下鬼脸的比例，又道：“他们没跟你说过在无妄殿里做个苦力便让你来世投个富家千金？”

“司南还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女鬼吃惊地道：“你怎么没跟他们谈好条件就来干活呢？”

“啧啧，你比我做的时间还长，怎么也有几百年了吧，这么久，帝后不让你当，帝妃总要给你一个吧？”

“我不要当帝后！”

“司南坚定地说，她的心中好像这股念头特别强烈，便重复了一遍道，‘帝妃也不想要。’

“女鬼有一些不以为然。

鬼差们忙碌了一番，又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恶魔的踪影，便又无精打采了起来。

此时殿门开了，一名鬼差走了进来，女鬼推了一把，道：“又有活儿干了。”

“司南打起了精神，十八层地狱虽然没有十万八千里，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走上一圈也要十天半个月，鬼差们可没那么多闲工夫把这些恶鬼送到一层层地狱去，这是像司南这样的苦力们干的活儿。

鬼差径直走到司南的面前，道：“司南，你在无妄殿里一千年的日子到了。”

“千年……”司南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女鬼吃惊地晃荡，都把自己的下颌张得掉到了无妄殿的地板上。

“走吧！”

“鬼差懒洋洋地道，‘你千年已满，今天是丰都兑现你要求的日子。’

## &lt;&lt;迷神引&gt;&gt;

”司南连忙起了身。

女鬼在她身后羡慕地道：“一千年……难不成她要做的是则天大帝？”

”司南跟着鬼差一路前行，走不多远便碰到了个貌美如花的艳丽女子。

”哟，这不是孟婆吗？”

”鬼差顿时满面堆笑地打着招呼，“我正想办完了差事去你的汤肆喝杯酒！”

”孟婆未语先笑，风流自成，甜糯糯地道：“差爷要喝酒又有何难，你办完了，孟婆再给你炒上两副穷奇的心肝下酒。”

”鬼差喜得连声道：“那就多谢孟婆了。”

”孟婆打量着司南，长长的乌黑的头发直直地披散在肩头，一身破旧褴褛的衣衫，赤裸的脚上戴着一副粗大的镣铐。

她看着司南，司南也看着这个艳丽的女鬼差。

”我今天来，是给你送曾经答应你在今天借你的一样东西。”

”孟婆含笑道。

司南摇了摇头，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用喝忘川汤……”孟婆掩唇一笑，道：“你猜错了，我不是来给你送忘川汤的……”她的手一翻，纤纤玉掌间便现出了一柄小巧的黑色弯刀，淡淡地道：“我是给你……送这个的。”

”司南缓缓地伸出手，虽然她完全想不起来自己何时拜托过这位美艳的鬼差，但她的心里却对这把刀有着很奇妙的感觉，仿佛能与它相互呼应。

孟婆看着司南的手握紧了那把刀，长吸了一口气，微笑道：“司南，孟婆来给你引路……”

”我……们……要去哪里？”

”司南开口问。

孟婆慢慢地在前头道：“去三生石，凡人岁短却念长，有一些人死了总也不甘心那点卑微的缘分……”

司南听到这里突然笑了一声。

孟婆半转过头来问：“司南为何发笑？”

”司南笑道：“我只是笑自己果然是凡人。”

”孟婆似隐隐一笑，道：“你这么……希望自己是吗？”

”司南这么一回想，却发现自己的心里已似舍不下梦里那个令她心疼难忍的冷漠俊秀的男子。”

孟婆已经掉过头，依然淡淡地道：“世间从不缺痴男怨女，这三生石便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任何人只要肯为无妄殿做上一千年的苦工，便可以在三生石上刻下他与另一个人的名字，那样……他们就能三生有缘。”

”三生有缘，司南的心竟然因为这几个字而微微一暖。

孟婆让开了前面的路，司南在白雾中隐隐看见了一块巨石，她慢慢地朝着它走去。

巨石逐渐露出了它的峥嵘之势，它巍峨地立于一条泛着灰白色的地府巨江忘川河边，“三生石”这三个字艳红，如同滴血。

但可惜的是，整块巨石除了这三个字，司南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字迹。

鬼差好笑地看着司南。

孟婆也浅浅地一笑，充满了讽刺，道：“只可惜从没有人在三生石上面结下任何缘分，不是没有痴情的人，不是没有人愿意在无妄殿吃上一千年的苦，而是因为……一千年足以让一个凡人忘记任何曾令他刻骨铭心的人。每个一千年后来到这里的人，都早已忘记了那个名字……忘记了他为谁而来。”

”司南看着那块空白的巨石，她的脑海一片空白，她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名字，那曾经令她刻骨铭心，能让她在无妄殿中吃上一千年的苦，只为了与他求得三世缘的人……她究竟为谁而来。”

第一章长生情薄如丝帛 天地间仅剩下一条艳红似血的地毯，他在地毯上徐步而行，伴在身边的女子却不是自己，司南在身后拼命地追着那个背影，却总是徒劳。

司南猛然从梦里惊醒，发现自己还在苇叶上。

## &lt;&lt;迷神引&gt;&gt;

东海之巅，无极之谷，位列仙家洞天福地之首的归墟依然未到。

又做了相同的梦，司南暗暗平息了一下心神。

“郭钗，你们女仙真的叫敖玉抛弃了吗？”

“旁边苇叶上一位小男仙向司南的佐助女仙搭讪。

“可不是，我们女仙虽然长得丑，但也是堂堂正正一个正牌仙子！”

“茫茫大海上，长着满面雀斑的少女坐在一片苇叶上忧愁地道，她的声音又清又亮，飘在静悄悄的海面上煞是好听。

司南听着自己的佐助女仙又清又亮的替她恨嫁声连眼皮都没抬。

“你们女仙三千年都没有嫁得出去，运气是差了一点点。

“小男仙态度暧昧地道，”女仙嫁不出去，就轮不到郭钗，郭钗急了。

“郭钗顿时跺脚害羞道：“你胡说什么，我才两千多岁！”

“是两千九百九十九岁！”

司南在旁边补充了一句。

郭钗吓得尖叫道：“女仙，你什么时候醒的？”

司南转过了脸来，只见她坐在最靠前的苇叶上，背负着一根白布裹着的棍子，乌黑的长发迎风而扬，光看背影当真风姿绰约，但是脸这么一露，旁边搭讪的小仙顿时被吓得掉入海中，连法术都忘了，直呼快救仙命。

司南半张脸包括整个左眼都被一块赤红色的朱印遮着，左手戴着露指拳套，背后的白布被风一吹露出里面点点真容，细看之下，竟是根乌黑粗大的烧火棍，这幅画面真是要多狰狞有多狰狞。

她见有人落水薄唇一抿，淡淡地道：“今年的蠢货特别多！”

郭钗哼了一声，马屁十足道：“那是，他们在我们女仙的面前都是蠢货！”

司南扫了一眼她的脚尖道：“你踩着我的包袱了！”

郭钗连忙退后一步，嘻嘻地笑道：“都没发现什么时候踩了女仙的包袱！”

司南平淡地回答：“你说我嫁不出去的时候！”

郭钗嘻嘻一笑，突然指着司南的身后道：“女仙，归墟总算到了！”

司南一回头，海面一处庞大的旋涡便映入眼帘。

风起潮涌，整个海水仿佛都在奔流不息地被它卷涌进去，气势磅礴像是能吞云吐雾，湛蓝至墨的海水盘旋万里，聚流百川，以至于岸边冲天入云的青峰反而褪色成了一抹剪影。

“哇哦，这就是……归墟……”郭钗第一次来，吃惊得合不拢嘴，“女仙，归墟……好大的气势！”

“水皆缥碧，唯白露一痕，凌波万顷，一苇渡可渡也。

仙山云雾晦明，无他乡之炊烟，是以归来无挂念，此为归墟。

司南对着海山低声念诵道。

郭钗听完了，小声道：“女仙，这段话听着好耳熟……”“《归墟新仙指南》你没读过？”

司南闲闲地道。

郭钗一抚胸道：“当然读过，不过我比较熟悉仙代表目录那几篇，比如天官大帝尧，紫微星君也，三官之首，慈慧而厚，紫微星恒，众星相拱，帝王天授……”郭钗一脸陶醉。

“伪君子！”

司南不屑地道。

“天官最慈善了，要不然怎么会当一个赐福星君，仙史记载的难道还会有错？”

郭钗脸涨得通红，以致那些雀斑都要飞起来了。

“仙史就是一本屎书！”

司南不顾他仙侧目非常没有仙仪地爆粗口道，她乌黑的眉毛微微扬了扬道，“他不理人间疾苦，给一些不能吃不能穿的福气，却要收尽别人千恩万谢，不是伪君子又是什么？”

郭钗怒视着她，隔了一会儿，她头一偏，自我消气地道：“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争”



## &lt;&lt;迷神引&gt;&gt;

，我只要知道天官是天庭最年轻、最和气、最漂亮的上仙就好了。

&rdquo; 司南却不去理会郭钗的求和，背上一个包袱，闲闲地道：“郭钗，小心些，掉进归墟海里，不要说我，元君娘娘来了也救不了你！”

&rdquo; 郭钗吓得连忙往司南的身边挪了挪，讨好地道：“那女仙，这几句你一定喜欢&mdash;&mdash;地官大帝舜，亦名重华，三官居次位，掌赦罪，刚直勇猛，贞信多断，圣贤也。”

&rdquo; 司南听到这几句，突然就沉静了起来，微微侧过了头。

郭钗见司南的脸色明显变得柔和了起来，不禁得意地一笑。

苇叶翻过浪山，雄伟的海岸线顿时便在眼前升了起来。

&rdquo;靠苇了，靠苇了！

&rdquo;归墟苇叶渡口一个面无表情的黄衣汉子吆喝道，也不见他用什么法器，便仿佛整个天地都回荡着他的话音。

海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的苇叶热闹了起来，刚才还寂静无声的归墟海面变得嘈杂无比。

所有苇叶的速度都比方才快了数倍，绕过归墟海的旋涡，朝着岸边直奔而去。

&rdquo;不知道会有多少仙人来。

&rdquo;郭钗兴奋地道，“不知道天官会不会来？”

&rdquo; 她说着掏出铜镜照了起来。

旁边苇叶上也有仙子道：“说得是，不晓得天官这一次会不会露面，他有几百年没有露过面了吧。”

&rdquo; 有仙子接嘴道：“这千年盛会若无天官制作的新法器亮相，那真是会减色不少了。”

&rdquo; 郭钗连忙插嘴道：“天官肯定会来的！”

&rdquo; 众仙子略有一些诧异地看着这个低品阶的小佐助，正愣然她怎么会知道归墟最顶尖的上仙的去向。

郭钗如数家珍地道：“天官得道八千年，从未缺席过千年一次的归墟度仙大会，这就跟他从来不参加壖城的仙会是一样的。”

&rdquo; 有仙子附和道：“说得是，天官确实从来不参加壖城的仙会。”

&rdquo; 立即便有好事的仙子道：“天官为什么从来不参加壖城的仙会？”

像我等男仙真是恨不得壖城仙会每个都不错过才好！

&rdquo; 又有仙子窃笑道：“莫非天官竟然不喜欢女仙吗？”

&rdquo; 郭钗气得脸上的雀斑又要飞出来了，叉腰道：“胡说八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壖城的元君娘娘与天官曾有俗世缘分，天官不去壖城纯属避嫌吗？”

&rdquo; 仙子们一听就更热闹了，啧啧羡慕道：“元君娘娘号称天女第一人，大概也只有天官大帝才能跟她有俗世的缘分&hellip;&hellip;”

&rdquo; “叫我真是求之不得，天官避什么避，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hellip;&hellip;” 郭钗见他们议论纷纷，气得跳脚道：“你们这些低等小仙也敢非议上仙，小心叫玉清境捉了去，问你个口是之非罪！”

&rdquo; 玉清境这仨字像是个大杀器，众仙顿时声调都弱了几分。

有一位仙子哎哟了一声，讪讪地道：“天官大帝慈惠温厚，他根本不会在乎我们开开他的玩笑吧？”

！

&rdquo; 郭钗依然不解恨，呸了一声，恨恨地道：“凭你们也配开天官的玩笑！”

&rdquo; 虽然大家都是神仙，但神仙也有大小。

最顶层的上仙有踏破虚空的本领，自然千里之外瞬息可至。

再下一层便是那些有正牌仙位的仙子，不办事也有钱，买张太白金星的虚空符，也能一日之内往来千里，像司南这种既有正牌仙位，却还穷得叮当响的那纯属是个例外。

这么辛苦踩着苇叶远道而来的，自然是一些等阶不高、没有司职的小散仙们。

所以众仙听到郭钗指着鼻子骂也只好打了个哈哈，转头说别的。

&rdquo;你们说天官此次又会拿什么法器？

不晓得又会落入哪个人仙的手中？

## &lt;&lt;迷神引&gt;&gt;

”有人啧啧羡慕地道。

“要是能得到天官亲手制造的法器，叫我重回人间再飞升一次也愿意啊！”

某仙接口道，居然附议者颇多。

郭钗总算高兴了，喜笑颜开地道：“那是，三界之中，天官制造的法器最强！”

“说得上是……”一旁一名老仙捏须微笑道，“天官手中的真言镜本来就号称仙界第一法器。”

“无事不知说得哪里会有假！”

众仙哈哈大笑。

刚才发言的老仙正是七十二洞天福地中号称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吴不知，他听到众仙奉承只是微微一笑：“各位以后来买消息，我一定会便宜一些。”

一旁司南冷笑一声，道：“吴不知，你名字里多了一个字，可晓？”

吴不知正困惑，司南淡淡地道：“去掉一个不，叫无知就好！”

吴不知一张老仙脸顿时红了，还不等争辩，司南就道：“井底之蛙……最强？”

你们也未免太小看三界的神魔了。

这天底下最强的法器一定不是天官制造的。

吴不知不服气地道：“女仙你又知道是哪件法器？”

！

司南转过头看着茫茫的大海，悠悠地道：“这件法器叫做……天地牢笼……”

没听说过。

众仙顿时吃惊地议成一片。

“没听过，喂，吴不知，你也没听过？”

吴不知愣了半晌，连忙从搭袋中掏出纸笔，认认真真地在竹筒上记下：归墟十二纪元年，东厨女仙曝出惊天秘闻，天地间隐藏着一件至强法器，能超越天官大帝的真言镜，名为天地牢笼。

持有人：未知，出处：未知。

众人小声议论了一会儿，司南却不再理睬他们，再加上靠得归墟近了，众仙也不敢再大放厥词，便都规规矩矩等着排队上岸。

唯有郭钗始终想撑她天官首名，嘀咕道：“女仙，你这不是瞎编来诓人的吧！”

“我瞎编又有何意思？”

“因为地官！”

天官总是压着地官一头，你就想替地官出气！”

郭钗扬着尖尖的下巴道。

“你跟你的天官一样……”司南的脸色不变。

郭钗喜道：“哪里一样了？”

“都那么无聊！”

她说着纵身而起，从辽阔的海面上一掠而过，越过万计的仙人头，手中的棍子一挥，吞天没地的巨大旋涡都似后退了几分，司南蹭着它的边滑到了岸边。

海面的仙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叹。

吴不知叹气道：“我说呢，一个灶神女仙怎么能位列墉城十大战将名号之中，果然有不凡之处。”

刚才心中讥笑这位灶神女仙貌丑的仙人都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鼻子，亏得没真的惹怒了司南，否则司南拿棍抽他们，他们只怕就不能像这旋涡一样扁了还能圆了。

一尾接着一尾的苇叶抵岸，岸边黄衣汉子手持碧竹，每招过一尾苇叶，旁边便另有一个白袍长胡子的老头拿着毛笔哆嗦着在黄书上记下一笔。

“郭钗，嗯，嗯，东厨仙位。”

老头子头也不抬，一路写下去。

## &lt;&lt;迷神引&gt;&gt;

东厨仙位二人很快便通过了苇叶渡的石桥，郭钗高兴地道：“没想到我们灶神仙位还是蛮有名的嘛，光报佐助仙，人家便知道咱们主仙是东厨女仙。”

“司南淡淡地道：“你叫锅铲，若他还猜不出这是东厨仙位，那就真的老糊涂了。”

郭钗气呼呼地道：“我叫郭钗，不叫锅铲……”她正说着突然收了声，只见两个年轻俊秀的白袍少年朝她们走来。

两位白袍少年略略瞥了一眼司南惊世骇俗的相貌，不动声色地互看了一眼，便作了一揖，道：“我等是归墟引客仙徒，是壖城的东厨女仙吗？”

“他们说起自己是归墟仙徒时颇有几分倨傲，似是身为归墟的仙徒，比起其他仙山的仙子也是不差了。”

司南冷冷地道：“不错！”

“请女仙这边走！”

归墟仙徒转头相互又交换了一个好笑的眼神，含义大约是说壖城是女仙的天下，原来如此众多的天姿国色的壖城女仙当中还有这么特别丑的一位。

“两位，能不能问你们一点小问题？”

郭钗语调委婉地跟走在前面的两位少年仙徒搭讪道。

两位仙徒转过身来，客气地道：“仙子想要问什么？”

郭钗原本想问天官有没有来，但还没有开口，她的眼珠子突然看见谷口远远地站着一批人。

这些人姿态颇有一些不寻常，跟众多仙子们相比，他们显得有点儿拘谨，模样也是各式各样，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服饰都是下界的普通衣衫。

“这些人是谁啊？”

郭钗顿时好奇地问。

“哦，他们就是下界新度上来的人仙，刚刚接来归墟，等着最后的试炼与分派呢。”

左边的仙徒颇有一些不甘地自嘲道：“似我等勤修苦学数百年也还没有位列仙班，人家历了几个劫就已经是人仙了。”

“人仙岂能同仙徒相比？”

凡人成仙，能上来就已将自己的福运都用光了，至多也就是做个仙婢、仙奴，了不得是个地仙。岂能与两位将来要当上仙的仙徒相提并论！

郭钗一番话说得两位仙徒心花怒放，连声道上仙不敢当，能当上真人心愿足矣。

郭钗更是笑得花枝乱颤，浑然已经忘了旁边正站着一位地仙，而她刚巧是这位地仙的佐助。

仙徒脚步轻快地带着司南她们进谷。

谷口的人仙们大约也知道来的都是正位的神仙，将来投山头拜帖子少不得要这些仙人们提拔，见他们过去连忙乖乖低下头行礼。

归墟两位仙徒也不客气，昂首挺胸路过他们向谷口走去。

司南背负着棍子慢慢从人群前走过，无意转过头淡淡地朝着人仙们瞥了一眼，只那么随意的一眼，她似是看到人群中站着一位青衣男子。

这男子眉目不清，也不是如何仙风道骨，只是那么一站，便似让人觉得你已寻他万水千山。

可没有等司南看清楚这个人，只听谷口一阵喧哗，一群人从一辆庞大的龙马马车上下来。

仙徒回头一望，大喜道：“是玉清境的仙姑红袖与添香！”

郭钗一喜，道：“是天官的两位贴身仙婢吗？”

仙徒大喜，连声道：“可不正是两位仙姑！”

他们两位哪还顾得上司南这位正职的女仙，连忙疾步迎了上去。

郭钗跷脚一看，见人群里站了两位及笄的白衣少女，她们虽然长相也只属清秀，但神情之间颇有矜持之态，被一群仙人簇拥着，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风仪，比司南这个正职的女仙，派头那是大着不知几许。

郭钗郁闷地叹了口气，她眼神一晃，瞥见了一个高谈阔论的俊美男子，她倒抽了一口气，连忙拉了拉眼瞧别处的司南的衣角。

## &lt;&lt;迷神引&gt;&gt;

&ldquo;女仙，女仙，你看！

&rdquo;郭钗道，&ldquo;是龙三太子敖玉！

&rdquo;远远只听敖玉笑道：&ldquo;是小仙的不慎，只是东厨女仙的相貌&hellip;&hellip;小仙也是仰慕她豪爽的性格，所以心底里只是想交她这个朋友，发展发展仙谊而已。

&rdquo;敖玉牵着旁边一位妩媚女子的手对着边上的众仙道：&ldquo;大家也看到了，拙荆虽说不是天仙化人，但也貌美如花，小人岂能舍珠玉而就沙石？

&rdquo;郭钗又惊又怒：&ldquo;女仙，女仙！

&rdquo;司南只淡淡看了那边一眼，那敖玉丝毫没有察觉他故事里的另一个女主角就在一边，见红袖、添香颇有好奇之态，便红光满面地从怀中取出一块玉碟展示道：&ldquo;若敖玉德行有亏，天官大帝何许人也，岂会为小仙的大婚颁下赐福玉碟？

！

&rdquo;天官的福碟有驱劫化凶、添运增福的妙用，历来被各大洞天福地看做秘宝，敖玉一展示立即惹来众仙发出一阵艳羡之声。

红袖、添香的神色固然好看，众仙也不免和声附议。

&ldquo;说得也是，三太子长相俊美，东厨女仙长得&hellip;&hellip;就稍稍抱歉了一点。

&rdquo;&ldquo;岂止抱歉，听说老灶神因他闺女的长相在方壶闭关不出都有几千年了。

&rdquo;&ldquo;长得丑，还凶悍，想要嫁出去困难啊！

&rdquo;敖玉见众仙已经倾向了他的说法，长叹了一口气面带悔色道：&ldquo;小仙悔只悔不该因为东厨女仙长得像个男仙，便真的将她当男仙，以至于令她对小仙产生别的想法。

&rdquo;司南听到这里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郭钗怒喝道：&ldquo;敖玉，你这信口开河的小人！

&rdquo;她这么一喝，敖玉先是一怒，转头一瞧却又是一身冷汗，连忙道：&ldquo;司南，我已娶玉蛟为妻，请勿纠缠。

&rdquo;&ldquo;纠缠？

&rdquo;司南转过脸来，皱眉疑惑道，&ldquo;你是哪位啊？

&rdquo;众仙忍不住哄堂大笑，敖玉不禁面红耳赤，旁边那位娇媚的女子走了出来，怯生生地道：&ldquo;司南姐姐，你莫要生气，一切都是妹妹不好。

&rdquo;司南微笑，淡淡地道：&ldquo;我爹娘没给我生条水蛇精当妹妹，姑娘莫要客气。

&rdquo;敖玉见玉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不禁怒道：&ldquo;司南，打人不打脸，玉蛟的出身是不如你，但那又怎么样，她照样能当我龙三的太子妃，我偏就不娶你这个墉城的神女！

&rdquo;郭钗怒道：&ldquo;你当初不想要我们家女仙，为什么天天提着螃蟹来我们仙位？

&rdquo;众仙兴奋地道：&ldquo;果真？

&rdquo;敖玉慌忙道：&ldquo;仙谊，此属仙谊！

&rdquo;有仙人好笑插嘴道：&ldquo;敖玉，我与你也有上万年的仙谊，怎么不见你送我两只大螃蟹？

！

&rdquo;郭钗冷笑道：&ldquo;是谁不要脸，扒着我们仙位的大门说喜欢我们家女仙？

&rdquo;众仙的仙血都似沸腾了，纷纷拉住敖玉道：&ldquo;真的吗？

龙三太子你果真如此？

&rdquo;敖玉面红耳赤，却见玉蛟提袖哽咽了一声：&ldquo;姐姐，当年我无处歇身，曾借灶神仙位一住，敖玉哥哥&hellip;&hellip;其实是来看我的，却叫您误会了！

&rdquo;司南淡淡补了一句：&ldquo;不用客气，我也没借你屋子，只借了门外腌菜的水缸而已。

&rdquo;玉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敖玉愤怒地道：&ldquo;司南，你除了尖酸刻薄，你还有什么强的？

&rdquo;玉蛟拉着敖玉含泪道：&ldquo;算了，我当她是姐姐，但姐姐是墉城神女，又岂会把我等放在心中。

## &lt;&lt;迷神引&gt;&gt;

”司南连话都懒得答，她与敖玉萍水相逢，虽然没有喜欢上这个人，但在落日熔金下，暮云四合里，有人说喜欢，也曾觉得温暖。

她掉头就走，合则合了，不合则散，这么漫长的长生岁月里，她跟敖玉那点稀薄的缘分连层纱都不如。

玉蛟松了口气，这个红衣女仙的棍子有多厉害，她可是很清楚的。

司南明明走远了，敖玉却不甘心似的道：“司南，你眼里除了地官大帝，你还有谁？”

”司南的脚步顿住了，半转过身来冷冷地道：“关你什么事？”

”玉蛟连忙去拉敖玉的袖子，但敖玉却手一甩咬着牙道：“别以为你自己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女仙，你不过是墉城的一个丑八怪，想地官大帝，你跟你娘一样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

”她一句话说完，玉蛟倒抽了一口冷气。

只见司南陡然回身，长长的黑发还飘荡在空中，她便完成出棍、横扫，黑红色的烧火棍顿时便起了一排狰狞的棍影，它们统统朝着敖玉的脑门奔去。

第二章一指风华 众仙均倒抽一口凉气：“敖玉此命休矣！”

”敖玉更是被司南的杀气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呆傻地看着那排棍影当头压下，都反应不过来闪身逃命。

司南满腔的怒气全部都发泄到了这一棍之中，只是棍还未击打到敖玉，只见他的怀中猛然爆发出一阵金光，立即便有一股大力反击而来。

这股力道之大击得司南连连倒退，最后连手中的棍子都拿不稳，令它脱手而去。

棍子的去势极为凌厉，任何想阻止的仙家连捻个法诀的时间都没有，瞬间便见棍子坠落到了人群当中，恰巧就是新飞升的人仙群。

只听有人哎哟了一声，一位青衣人仙被司南的烧火棍击到了脑门上，立时便倒在了地上。

所有的仙人心中均哀叹一声好短命的人仙，才辛苦上来就叫敲回去了。

哪知那青衣男子缓缓又坐了起来，他抱着自己的脑袋，诚然痛极，但人完全没事。

众仙们见这么猛的一棍，这个小入仙还能不死，顿时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叹。

敖玉吓得有点神志不清，呆愣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来，玉蛟更是早早地闪到一边，此时自然也不敢上前。

司南的愤怒似乎也随着那金光悉数都散了，她顿了顿，转身向着青衣男子走去，捡起棍子，上下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问：“没事吧？”

”青衣男子连忙站了起来，放开捂着额头的手。

郭钗顿时抽了一口气，只见他的脸上居然也有一块朱红色的印记，且形状与司南的极为相似，只不过司南在左，他在右。

他虽长得丑，但一身青衣自有一种笑意盈盈，温温润润，特别细瞧倒也瞧不出哪里好，但放之人群中，这么突然回头一望，看到的想必有他。

心情就会那么微微一漾，如同碧桃树开，十里花香。

司南问得挺淡，青衣男子却非常和善地道：“有劳女仙挂怀，我没事。”

”司南也不多客气，人家说还好，她连多余的安慰话也没有，将棍子用白布裹好，又插回肩上转身就走。

郭钗脚步动了动，有心想要说上两句，但自家女仙都走了，也只好遗憾地追着司南去了。

她们还没走多远，却听背后敖玉失声惊叫道：“我的赐福玉碟碎了，我的赐福玉碟碎了！”

”他抬起头，指着司南的手指微颤着道：“她，她击碎上仙的赠品！”

”玉蛟一听脸色就白了，这块增福的玉碟敖玉答应过她，等归墟仙会之后就会用来助她由蛟化龙，她比任何人都要看得重，一听到玉碟碎了便急急跑了过来，看到敖玉手中的碎渣子，顿时心就凉了。

红袖与添香本来是看热闹的，她们会搭龙宫的龙马车前来归墟，不过是因为颁完了赐福玉碟，搭个顺风车，跟敖玉谈不上有多少交情。

甚至于她们心里都奇怪，敖玉怎么会入天官的眼。

她们看了一场好戏正打算离开，却听见敖玉大叫福碟已碎，连忙也赶了过来。

## &lt;&lt;迷神引&gt;&gt;

&ldquo;玉碟真碎了！

&rdquo;红袖见敖玉从怀里掏出一把碎渣子，顿时脸色就变了。

玉蛟的眼圈更是布满血红之色，她苦苦熬了万年，蜕尽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张皮，却因没有大运气始终无法蜕尽最后一张鱼跃龙门，眼看着自己指日可待的运气转眼化为了乌有，她这一刻嘴里的牙都快咬碎了，对司南恨之入骨。

她转脸冲着添香与红袖福了福道：&ldquo;两位仙姑，这天官的玉碟何等贵重，如今却碎成了渣子，叫我等小仙怎么向天官大帝交代！

&rdquo;红袖脸色不太好看地转向司南道：&ldquo;东厨女仙请留步！

&rdquo;司南却置若罔闻，接着走她的路。

&ldquo;站住！

&rdquo;添香朝着司南的背影大声喝道。

司南依然不睬，郭钗不禁又拉了拉她的衣袖，她知道全天底下最让司南没有好感的仙位，莫过于天官的玉清境了，前头地官的恩怨不说，玉清境刚刚巴巴地给敖玉送过贺礼，现在玉清境的人对着司南大呼小叫，司南又岂会理睬？

添香见司南不理睬不由得面带怒容，用手指一指司南道：&ldquo;你好大的胆子，还不给我跪下，随我回玉清境领罚！

&rdquo;司南的脚步总算停住了，她回首一笑，乌黑的眉头轻轻一扬道：&ldquo;我是正位女仙，你不过是一区区仙婢，你让谁跪？

&rdquo;添香一声怒斥，手一扬环臂的罗带便朝着司南卷去，红袖与添香从来心意相通，虽然心中暗叫了一声鲁莽，但也同时扬手，祭出法器。

这两人虽然是仙婢，但既然是天官大帝的贴身奴婢，仙力有限，法器却很厉害。

司南不敢大意，同时亮出手中的法器。

郭钗跺了一下脚，万分不情愿地跟自己梦中仙人的贴身婢女开战，她手提一柄伸缩自如的银制华丽锅铲。

添香却冷笑一声，手中的罗带如同游蛇，朝心中还在不情不愿的郭钗手中的铲子一卷，法器与法器对碰，高下立分，郭钗的法器顿时脱手。

添香扬起罗带抽了郭钗一巴掌，冷笑道：&ldquo;小小佐助仙，也敢不尊天官的法谕。

&rdquo;郭钗被抽得跟个陀螺似的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头眼昏花地扑通坐到了地上。

司南乌眉一扬，手中的烧火棍立时喷出一条巨龙似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

众仙连忙四散开来，以免殃及池鱼。

添香的罗带是法器，自然不会被烧坏，但她身上的衣服却被烧得一块一块，气得粉脸通红，她冷笑一声，立时从怀中掏出了一册书。

众仙立时倒抽了一口凉气，有人脱口道：&ldquo;天官的雷霆书！

&rdquo;他这么开口一嚷，众仙跑得更远了。

添香手捧书册怒目看向司南，但手指触书，脸上立即平静似水，书轻轻掀开一页，天地之间顿时有隐隐雷声。

天空中显现出一白衣俊秀书生的虚影，他似在悠闲地翻阅书籍，伴着雷声念道：&ldquo;拍栏杆，雾花吹鬓海风寒，浩歌惊得浮云散。

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间。

纱巾岸，鹤背骑来惯。

举头长啸，直上天坛。

&rdquo;虽然只是这么一道虚影，却威压顿出，使得众仙不由自主地又被迫退了几步。

虚影里他念起来如闲庭信步，但雷声却密密如鼓，原本一碧如洗的天空逐渐乌云滚滚，就连曾被烧火棍烧红的那片天空也顿时失了颜色。

司南抬起头看了一下，紧握棍子，对郭钗道：&ldquo;郭钗，收回法器，退开！

&rdquo;郭钗一张瘦脸涨得通红，大喊道：&ldquo;女仙，我动不了了！

&rdquo;司南这么一环顾，果然见周身万物便似被凝固了一般，她轻轻皱了一下眉头。

## &lt;&lt;迷神引&gt;&gt;

那虚空的书生用指尖又轻翻了一页书，他的声音很清朗，也很动听，但在司南的耳朵里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咬着自己的下唇，怒目瞪视着虚影。

郭钗却感动得涕泗横流地道：“女……女仙，是天官！”

“司南没好气地道：“我认得这个伪君子！”

“书生接着淡淡地道：“廊外细雨斜风，因是天空檐漏，岁月冗长，门前春秋，转眼冬去夏来，花开花落，不过一指风华。”

“随着那句“一指风华”，天空被撕裂了一般，闪电从天而降，一道击打在了郭钗的华丽锅铲上。

郭钗立时便一口鲜血喷出，身体被抛了出去。

司南看着她飞出去的身影，步伐刚挪动了几步，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便打到了她的周围，有闪电劈过的地方立时便显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司南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还不等她细想，闪电便接踵而至，劈得她连眼睛都睁不开，那些闪电完全来无痕去无踪，司南只能单凭本能在躲闪，每一下闪避几乎都是在生死之间。

司南从出道以来，还未遭逢过如此强大的法器，心中不由得微微一凉。

红袖沉声道：“东厨女仙，上仙赐物被毁乃是重罪，只要你束手就擒，我们自然会为你向天官禀明一切，我们天官……”

“做梦！”司南黑色的头发在身后飘扬，她一挥棍子扬眉道，“我才不需要你们家那个伪君子来断什么是非！”

“添香气得两眼冒火，连红袖的脸都沉了下来，添香手中书页一翻。

虚影也随之翻了页书，这次他的口气像是有点无奈，带了一点怜悯，道：“春秋役使雷霆，风物不拘于尘，无非因果，横云入翠峰，沧桑知锦年，归去因无恋，他乡亦炊烟。”

“烟”字起，雷电劈起的尘土四散飞扬。

司南进退维谷，心头突然有了一种穷途末路的悲凉感觉。

她出生于墉城，所以天生即是神女，不进轮回，不入地府，司南从没像此刻这般贴着死亡如此近。

司南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她想起了一个人，可是这个人还没有在脑海里完全浮现，突然有人闯到了她的眼前，那人弯下腰抓住了她的手腕。

他拖起她就在闪电里奔跑，每一下都能恰到好处地避开雷霆的击打。

无论闪电多么声势惊人，司南却被这人拖着轻松地避开，跑到后面，两人在风中奔驰，衣袂翻飞，这些明亮的闪电倒似成了一道道风景。

司南借着闪电，发现拖着她的居然就是那穿青衣的人仙，不由得有一些目瞪口呆，这么一个初次飞升、尚未被仙界接纳的人仙，居然能破天官的法器雷霆书。

添香则是又惊又怒，她手中的天官亲手制造的法器，没想到居然被人这么轻描淡写地躲开了。

她一咬牙，冷笑了一声，双臂一抬，将书高高托起，朗声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随着她一字字地念诵，司南顿时觉得眼前一黑，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连声音也听不到了，似天地将她遗弃在一片茫茫空白间。

她不由得心中大骇，唯一的感受是握住自己的手，司南不由得下意识地死死地握住那只手。

添香见两个人脸上果然显出茫然之色，停下脚步，不由得嘴角露出喜色，红唇刚启，下一句咒语还未念出口，手中的书突然一轻，随即便飞了出去。

司南立时整个人一轻松，五官又恢复了知觉，她抬头看去，顿时便似乎僵在了那里，脑海里一片空白，不要说刚才还牵着手的人，便是连这归墟无穷的仙山都看不见了。

天空中出现天马乘舆，飞羽华盖，气象万千，极具威仪，车内坐着一位黑衣的年轻男子，他的眉眼极为狭长，微微上挑，使他天然有一种睥睨天下、藐视一切的傲气，他戴着猩红戒指的修长手指拿着书，淡淡地俯视着地下的众仙。

所有的记忆都像是一起涌到了她的脑海，以至于让司南狼狈得有一些手足无措。

“今天灶神仙位要来一位客人！”

“老厨仙照例喝了一杯酒才开口说话。”

## &lt;&lt;迷神引&gt;&gt;

&ldquo;客人？

&rdquo;司南挥舞着手中的芦苇问道，&ldquo;哪里来的客人？

&rdquo; &ldquo;元始天尊的弟子！

&rdquo;老厨仙看了看四周，才悄悄地附在女儿的耳朵边说，&ldquo;这个人&hellip;&hellip;是王母娘娘仙缘录上你命定的有缘人，你知道王母娘娘欠了我一个人情，我要看你的名录，她没法不给。

&rdquo; 司南咬着芦苇道：&ldquo;爹爹，你又来诓我，你上次说王母娘娘把我配给了甘露湖里的鱼，若是我也不想嫁给鱼，就要将湖里的鱼都捉来让你下酒！

&rdquo; 老厨仙嘿嘿一笑，看着外面的甘露湖道：&ldquo;小南，这次你老爹真没有骗你，等会儿从湖边过来的那个男子，就是会跟你共度千年万年的人。

&rdquo; 司南顺着老厨仙的手指望去，甘露湖上夕阳正好，在湖面上拉出了一条长长的金色余韵，司南问：&ldquo;爹，那么你跟娘在仙缘录上也是一对吧，那她为什么还会跟玉清境的人私奔呢？

所以我不相信什么仙缘录，也不信谁会跟谁千年万年都在一起！

&rdquo; 老厨仙默默地喝着酒。

司南扯断了手中的芦苇，刚巧看到帝舜沿着甘露湖走来，一身黑衣，目光犀利，脚步沉稳，莫名地令司南觉得安全。

司南手中的芦苇不由自主地荡了一下，她忽然觉得也许她跟他真的有缘。

然而他们在仙缘录上的缘分是那么的短暂，一千年的时光，仅仅是一千年的时光，他成了三界上仙地官大帝，她成了以貌丑而闻名的灶神女仙。

司南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法器，心想原来又是一千年没见了。

远远躲于一边看热闹的众仙见了这个男子纷纷溜得不见了踪影，倒是天空中一道白光闪过，一个面色红润的白袍老者带着一名小仙童现出了身，仰脸打招呼笑道：&ldquo;帝舜你也来了！

&rdquo; &ldquo;太白上仙，别来无恙！

&rdquo;帝舜微微颌首。

太白笑道：&ldquo;帝舜，你不知啊，这归墟大会忙得我晕头转向，刚听说这里有仙人私斗才匆匆赶来，恰巧帝舜也来了。

&rdquo; 帝舜只微笑了一下道：&ldquo;归墟大会也够上仙忙的了，顾不上一两桩小事也属平常。

&rdquo; 郭钗从地上爬起来，在司南耳边小声道：&ldquo;地官好大的架势，怪不得女仙你念念不忘，不过我瞧他长得跟天官比还是有一点距离。

&rdquo; 司南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用白布细致地裹好自己的法器。

添香咬着牙道：&ldquo;地官大帝，请问你因何干涉我们天官的人办事？

&rdquo; &ldquo;干涉？

&rdquo;帝舜嘴微微咧了一下，轻笑道，&ldquo;你们天官也管事吗？

&rdquo; 红袖拉了拉添香的袖子，添香忍了忍才道：&ldquo;我们天官只不过游历在外，不日即回。

&rdquo; &ldquo;他在跟不在，都一回事吧！

&rdquo;帝舜弹了弹雷霆书的封面。

红袖连忙又拉了拉添香的袖子。

添香却将袖子一甩，怒道：&ldquo;我家天官用不着做一件事，别人见了他就要把头低下！

&rdquo; 帝舜原本微微垂着的眼帘轻轻地抬起，眼内寒光一闪，戴着黑色狰狞戒指的手一抬，添香如同被一根无痕绳索系住脖子，拖得整个人飞起，然后重重落入地面，跪在地上。

红袖飞身上前连忙护住添香，大叫道：&ldquo;地官大帝，请手下留情。

&rdquo; 帝舜冷然不语，只手指微微一抽，添香卡着脖子说不出话来。

红袖大急，连忙跪下道：&ldquo;还请大帝念在天官大帝的面上，饶了添香这一回，等大帝回来，婢子一定会如实禀报大帝，请他严惩！

&rdquo; 帝舜冷笑，道：&ldquo;倘若你们家天官果然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岂会令一个小小的婢子如此骄狂！

&rdquo; 眼看添香连气都喘不过来，红袖急得额头上都是汗水，道：&ldquo;也是东厨女仙司南与



## &lt;&lt;迷神引&gt;&gt;

龙三太子敖玉私人斗法却累及天官的赐福玉碟遭损，添香是惊怒之下才一时失态……”帝舜冷笑，他的手一翻，地上的玉碟碎片就飞入他的手中，他摊开手，道：“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些玉碟碎渣上已经没有你们天官的念力在了吗？”

“红袖微微吃了一惊，道：“怎么可能？”

！

“帝舜手一翻，那些渣子便又落入尘土，他略微不屑地道：“玉碟已经被使用过了，你们都瞧不出来？

难怪你们跟了帝尧上千年，依然是两个废物。

“他说完手一松，添香顿时瘫倒在地，大声喘气。

帝舜指着添香道：“是非不分，仗势欺人，牙尖嘴利，便罚你在归墟思过一百年吧！”

“他说着手一挥，添香顿时便化成了一只绿色的孔雀。

孔雀绕着红袖转了三圈，像是悲鸣了三声，然后投入翠峰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红袖眼中带泪，但却似乎不敢多说什么，微微行了一礼，拜别太白金星，追着孔雀飞奔而去。

太白金星冲着她的背影连连道：“想开一点，想开一点！”

“帝舜的驾乘才缓缓落地，他没有先跟太白金星对话，倒是问司南道：“小南，很久不见。

“司南微微行了一礼，道：“好久不见，重华。

““这些无聊的人，不用放在心上。

“帝舜又微笑着加了一句。

“嗯。

“司南原本自然的动作到底变得有一点僵硬，低头扯了一下自己乱糟糟的衣服。

帝舜转过头对敖玉淡淡地道：“天官的赐福玉碟便是用来救你一命，虽然他浪费了百年念力，不过看起来还算管用……”虽然不值。

“敖玉的脸色煞白，玉蛟更是早躲得不见人影。

青衫男子的手早被司南甩掉了，站在一旁问郭钗：“怎么，女仙识得地官大帝吗？”

“虽然郭钗一贯瞧不起低位的小仙，但这个低位人仙青衫男子却自有一种能令人开口说话的风仪，更何况他敢在闪电里来去自如，郭钗还是有一点佩服，于是道：“比认识我早！”

““比你早！”

“青衫男子微有一些诧异，道：“你女仙的佐助吗，我听说东厨仙位只有你们两位。

““青梅竹马……”

“哦！”

“青衫男子轻声应了一声，像是有一些感慨，道：“怪不得女仙对他态度不太一样。

“郭钗悻悻道：“可不是，你看她脸都红了，你不知道上次地府走水，魔枪闯入人间，女仙千里追击，追上魔枪打了起来，那魔枪横插竖插，也插不透我家女仙的皮，你想想我家女仙的皮有多厚了。

“青衫男子不禁失笑，随即又似有一些怅然，低语了一声：“地官大帝真是好福气。

“郭钗听了只扮了个好笑的表情，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青衫男子，不知道怎么只觉得这人一点也不丑，反而挺吸引人，没来由地脸微微一红。

“有空去上清境坐坐。

“那边帝舜微笑道。

“嗯……”司南轻轻答了一句。

他们两人正说着话，谷口拥出了十数位仙子。

众仙子皆天姿掩蔼，容颜绝世，却又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男的俊美，女的妩媚，不用猜便知是归墟壖城的高阶仙子们。

当前一位女仙穿着一袭白衫，走动间罗带轻飘，体态轻盈，透着一种冷香，即便是在一群花容月貌的仙子中，也颇有鹤立鸡群之感。

她走近了便微微一笑：“重华，怎么来晚了？”

“帝舜回道：“最近上清境的事情比较多。”

<<迷神引>>

&rdquo; 白衫女子转眼又见到了司南，便淡淡道：&ldquo;原来是司南，好久不见了。

&rdquo; &ldquo;好久不见，寿阳公主！

&rdquo;司南也颇为冷淡地道。

&ldquo;早些进去吧！

&rdquo;寿阳公主打过一声招呼便转头对帝舜道。

&ldquo;是啊，是啊，这一次好像有不少好东西，还要重华你来帮着掌眼呢。

&rdquo;其他的仙子也都笑道。

帝舜吟首，回头对司南说了一声：&ldquo;那我先走了。

&rdquo; 司南只哎了一声，看着帝舜被一群仙气不凡的天仙们簇拥着走了。

她站在那里，感觉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她看他背影的时间远远多过与他面对面。

司南发了一会儿愣，听见郭钗咳嗽了两声，才猛然醒悟那个长得跟自己一般丑，却帮了自己一次大忙的低等人仙还站在一边。

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敖玉跟玉蛟已经走得没了踪影，她回头看着那青衫男子道：&ldquo;刚才&hellip;&hellip;多谢。

&rdquo; 青衫男子笑了起来，他虽然容貌丑，但一笑两眼弯成豆芽，颇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暖意，道：&ldquo;不用谢！

&rdquo; 太白金星跑了过来，也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ldquo;仙友好厉害，天官的雷霆书你也能避开！

&rdquo; 那青衫男子淡淡一笑道：&ldquo;上仙才来，知道的事情倒不少。

&rdquo; 太白金星当场被人戳穿，且是一个低阶的小人仙，居然也不恼怒，只微笑道：&ldquo;我等上仙，掐指一算，可知过去未来千年，你这小小的人仙岂能知道其中的玄虚。

&rdquo; &hellip;&hellip;

## <<迷神引>>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很久没有这样期待过一本书，彻夜流香的BG果然不负众望。  
篇幅不长，但节奏感好，构思巧妙，情节丰富，人物经典。  
称得上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花千骨》之后，《迷神引》虐心仙侠的经典之作！  
&mdash;&mdash;书评人童辛

<<迷神引>>

编辑推荐

华语第一奇情女作家彻夜留香转型巨献！  
百万读者守望五年，作品首度内地付梓！  
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后，最缱绻虐心神话爱情长卷！  
千年苦役，换三生石上一双姓名。  
历遍轮回，谱一段仙界人间的传说。  
粉身碎骨只为一瞬芳华，是仙缘录的错，抑或是前世流传的因果？  
随书赠送雪代薰精心绘制绝美古典书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